

F 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走进人生下半场

□刘 力

莎士比亚说过:“人的一生是短的。”人们习惯地把人生分为两个半场,上半场除了嗷嗷待哺,便是求学,谋生;而下半场,则应该是颐养天年,享受人生。

知交半零落,今宵别梦寒。不由自主便走进了下半场,记忆中还是求学的快乐,工作的艰辛,父母的宠爱,恩师的叮咛。悠悠岁月,猛一抬头,顿悟花甲之年的夕阳轻风般走近,渐渐清晰。

记得小时候的习作《记一件小事》,记录念小学的我搀扶一位爷爷过马路的事,习作得老师赞许成范文,充满童趣纯真的脸上涌着自豪,泛着羞涩。如今忆起,那位年过半百的爷爷不就是如今的自己吗?岁月有痕却终究无情,悄悄逝去,有首歌伴着我:再回首,云遮断归途,再回首,荆棘

密布……如今不会再有无拘无束的时光了。

默坐静思,脑海里涌出的是以年迈之躯捡回童趣,于是释然。

人生就像一本书,有人匆匆翻过,有人认真细读,认真的人才明白,这本书只能读一次。无论承认与否,你必须正视年龄,回首无悔,无论如何,你还要向前走,那便是人生的下半场。与人聊天,常常说这么一段话:人至老年,多是身外之物,唯独身体、知识和孩子是属于自己的。

的确,身体第一,无健康之躯,下半场便无法成为运动员,只能是观众。知识便是调味,丰盈的生活多彩,多彩的人生璀璨,古人言,活到老学到老,充实到老,快乐到老,便是这个道理。

写作、讲课、摆弄花草、游

历……跌跌撞撞走完五十余春秋,再无父母指点,师长告诫渐少,活着便独有自我了。

自开笔便未停,数十年留下百万文字,写下人生履历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,闲暇时读起,一如品读人生,渐思渐浓,拾掇过去,许多的日子、许多的人会走回来。握紧笔,写下去,人生之乐莫失去。

十余载求学,四年师范,最憾的是从教的日子太少,人生之路不可回头,遗憾终究要留给过去。只是瞥见讲堂讲台,便有种冲动,心中便有驿道,口中便有话语,这也许就是师范人的志趣了。

幼时,随父母下放农村,练就农活技巧和强硬身板,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此,真正的本事切莫丢弃。憧憬乡野生活,却又身处城中,土地的困惑是难题,只好摆弄花草,

愉悦心身,颗颗小草的茁壮,朵朵小花的展颜,是大自然赋予的无穷无尽之力。

世界真美丽,我想去看看。缘于工作,走过无数的城市,到过不少的国家,交了不少的朋友,发达的科技、无界的互联网把风景与朋友如数定格在手机中视频里,好想再登长城黄山,好想重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放歌,好想再去亚布力滑雪、月牙泉赏月,好想躺在海南的沙滩享受阳光,好想重与朋友们围坐,大口吃菜大碗喝酒……遗憾岁月不饶人,唯盼围坐饮茶的时光了。

仍惦记着济州岛上的渔民,温都尔汗的沙漠,马其顿的山野,仍想着旧金山的华人街,纽约的灯红酒绿,莫斯科的欧式建筑,柬埔寨的迷人寨情,都想再看看,再听听国外

朋友夹着中文和异域语言的畅谈。下半场的时光很长很长,内容很多很多……

曾经养儿教子,孩子大了却飞得很远很远,只能连线匆匆,对话寥寥。曾经敬父孝母,却留不住双亲等我退休陪伴,他们携手相伴在遥远的天国。曾经事必躬亲,后浪却送来“好好休息”。曾经废寝忘食,老化的器官却告诫“身体第一,且乐且珍惜!”

走进人生下半场,寻好自己的定位,适度放飞不再年轻的身板,充实它,丰盈它。走进人生下半场,留住年轻的心灵,坚持学习锻炼,珍惜它,滋润它。

人生有梦,脚下有路,边走边默默地念叨,天若有情天亦老,夕阳人生美沧桑。莫管尽头在哪里,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,再深的黑夜,也不会迷路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书生报国

—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结婚是在1957年夏天,已经上完高一年级的超显正放暑假。

婚礼在老院举行,新房却是临时在院里搭建的棚。

五年前的冬天,老院的三间堂屋毁于一场火灾。火灾后,新房一直没有盖起来,母亲就住在原来的厨房里。

他们在棚里住了几天,后来转到风云的娘家。这里的房子也十分简陋,连厨房在内三间屋,屋顶没瓦,年年麦收后,都要找人修缮屋顶——麦秸、麦糠和着泥,趁着芒种时节的高温干旱,封泥晾干。平常日子倒能抵挡一阵,就怕连雨天。后来一次回家,李超显见识了难忘的一幕——一场雨连下七天,家里到处漏雨,地上搁满土窑烧制的陶盆,滴滴答答地不停,颇有《西游记》里“水帘洞”的感觉。

被子卷起来放在床的一头,上面经常再盖着席,这是为了防雨。

家具一目了然,一柜和一桌。桌子枣红色,两个抽屉;没有凳子,座位全是自制的木墩。说起木墩,现在农村已极少见,主要选取有三个杈的木疙瘩(以榆、柳、槐树

主),周边用铁丝绑上废弃的鞋底鞋帮,然后用麦秸编制的辫子紧紧围拢,再用铁丝缠绕固定。为方便提携,往往在上边边缘特意留出一环麦秸辫作为提手。

木墩坐起来松软舒适,一点儿不逊现在的真皮沙发。只是,稳定性有时欠佳,尤其是孩子们站上去玩耍的时候——一尺多高,几岁的孩子就能上去。1964年,李超显的长子五岁多时,就是因为站上边玩耍而不慎跌倒,摔断了胳膊。

家里“最富裕”的是各种各样的盆,就连使用的碗,也可以说是一种小号的土盆。除了储粮用的,还有专门洗衣用的大铁盆。超显回忆:妻子把衣服放进铁盆,端到村后的坑塘边,为了起到给早已发黄的衣物去垢的作用,妻子使用的是用筐子过滤后的豆秸灰水——衣服洗净,再倒入一定量的豆秸灰水,浸泡后再用清水涤净。

妻子范风云读完小学后,又上了一学期的初一。当时,这个学历对于很多农村子弟来说,已经算是“有文化了”。

风云的家境也很困难,四

个月时父亲病故,她是和姐姐一起在姥娘家长大的。婚后,她和丈夫曾回到娘家范庄生活一段时间。

1959年,李家喜事连连。在超显考上大学赴咸阳之前,风云参加招工,被招到北京国家第一工业部第一机床厂。不久,因工作需要,风云转到陕西秦岭以南的宝鸡——769军工厂,干的是钳工。

当年,李家迎来第二喜——风云有了身孕,临产期将至。风云决定,为方便起见,回老家与家人团聚。

这年七月,李超显的长子出生,给全家带来无穷的快乐。不久,超显被提前录取上大学而奔赴咸阳。

全家在一起的日子十分短暂。1959年秋天,风云决定返回陕西。她背着包袱,怀揣着三个月的孩子,从菏泽坐汽车到兰考,再改坐陇海线的火车直接到宝鸡。但到了工厂才知,当时的情况却不允许带孩子上班。无奈,在这里待了仅仅两个多月,风云抱着孩子原路返回。

这段时间,让在军校读书的超显很是挂心。因为当时正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他虽衣

食无虞,但远在老家贫困小县的风云母子以及母亲、弟弟生活却十分窘迫,超显就每月弄些全国粮票和平常节省出的一点生活费寄回家。

相距遥远,只有在学校放假的时候,夫妻才能团聚。虽说日子艰辛,生活困苦,但全家人对未来满是憧憬。就是在空校读书的第三年,1962年元月,超显夫妇又添一女。

王尹庄老院落一直是超显心里的一个疙瘩,更是母亲一生的心痛。1963年,已经工作的李超显有了工资,就每月积蓄着准备老家盖房的事。

是的,必须要抓紧,甚至还要与时间赛跑。因为这时,母亲患上了病,日渐消瘦不说,后来肠子里还有血。

自古忠孝难两全。超显戎装在身,照顾母亲的担子就全部压在妻子肩上。风云悉心照料,从早到晚,无论是生活起居,还是抓药熬汤,她都做得细致周到。那时,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里里外外地照应,其辛苦可想而知。

超显母亲叫古兰馨,红船集人,1920年生。由于家境贫困,她曾有两个女儿先后夭



1964年北京颐和园留影,范风云抱女李英

折。新中国成立前,她领着一家人东躲西藏,颠沛流离,没过多少好日子。新中国成立后,虽然政府接济照顾,但那时候国家经济困难,全家上有老下有小的,生活也是精打细算。好不容易日子有点起色,一场大火再度让全家陷入困境。到了1964年,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弟弟李克显用地排车将母亲送到县里医院,医生王珍检查后,发现瘤子已开花扩散,确定